

题材·意象·空间：嵩山诗歌山岳书写的三重维度

王立 胡全章

摘要：嵩山诗歌的山岳书写反映着古代诗歌与山岳的双向互动关系。唐宋诗人通过对嵩山的描绘与吟咏，构建了嵩山地理知识谱系，拓展了嵩山的情感表达功能。元明清诗人通过嵩山不断强化书写大一统思想与地方意识，嵩山诗作模式得以定型。在诗人的反复书写中，“嵩山”成为一种常见的诗歌意象，具有政治与隐逸的双重内涵，由其叠加而来的意象如“嵩洛”“嵩少”成为中州的象征。嵩山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公共空间，对于登临游赏的文人而言，嵩山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交游体验，既是其诗歌创作的文化底蕴，又是其宣扬乡邦文化的途径。嵩山也为诗人提供了独抒性情的个体空间，不断丰富他们的诗歌内容与情感表达。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结合的研究视角审视，嵩山诗歌不仅突显了嵩山融合政治、隐逸、家园的文学属性，而且反映了山岳诗歌书写的演变，展现出山岳与诗歌关系的多面性。

关键词：嵩山；山岳诗歌；题材；意象；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4-0153-07

“模山范水”是古典诗歌中的常见内容，山岳是山水诗的主要书写对象。本文所谓的“山岳书写”并不单纯指“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诗歌”^[1]，而是将山岳视为诗歌书写的核心要素，研究诗人在场与不在场情况下创作的山岳诗歌。山岳不仅仅是诗歌的创作题材，也是一种经典的诗歌意象与独特的创作场域。在传统文化认知中，山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更是一种深深镌刻于民族记忆中的文化坐标。

嵩山是“五岳”之一，居“天地之中”。先秦至唐宋，临近王朝中心的嵩山见证着朝代更迭与世运兴衰，成为诗人笔下重要的书写对象。元明清时期的嵩山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其抹不去的政治气度与独特的乡邦意识已使“嵩山”成为一种诗歌意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本文采用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研究

视角，从题材、意象、空间三个维度探讨嵩山文化与古代诗歌的互动关系，开拓山岳与诗歌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一、起兴、开拓与新境界： 嵩山题材诗歌的演变

嵩山山系东西横卧，绵延百里。历代诗人或纵览嵩山，或深入主要山脉太室山与少室山，细赏其中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目见之景即成为他们的创作对象。从时间维度来看，嵩山题材诗歌的生成顺应山水诗的演进，不仅记录古代开发嵩山的过程，亦是诗人审美情趣与处世心态的载体。

先唐诗人习惯以起兴的方式营造特定的情感氛围，以嵩山开篇的诗歌往往带有壮阔之势。究其原

收稿日期：2024-11-1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元明清时期黄河文学书写研究”（2022CWX0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与民族精神研究”（22JJD750022）。

作者简介：王立，女，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河南新乡 453007）。胡全章，男，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46）。

因,一方面受嵩山呈现的高大视觉效果的影响。周朝大臣尹吉甫的送别诗《诗经·大雅·崧高》开篇便聚焦于此:“崧高维岳,骏极于天。”^[2]此诗以崧岳雄峻的壮阔气象称颂申伯功勋,为嵩山诗歌创作提供了早期参照。此后形成的以嵩山雄姿起兴言志的笔法,可追溯至此诗。如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峨峨嵩岳,有岩其峻。”^[3]⁷⁶²这首诗对嵩山的描写与《崧高》异曲同工,以嵩山的高峻巍峨映衬先祖的德行光辉。方玉润曾评《崧高》:“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后世杜甫呈现巨篇,专学此种。”“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4]另一方面与嵩山的政治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嵩山以“天地之中”的方位属性成为巩固中原王朝的有利屏障。北齐裴让之接待南梁来使时即云:“嵩山表京邑,钟岭对江津。”^[3]²²⁶²他单独择取嵩山作为守护都城的外围坐标,接下来列出对南梁具有战略意义的紫金山与长江渡口,此四者即代指北齐与南梁。裴让之在诗歌开篇以缩小地理距离为契机,拉近了与对方使臣的心理距离,表达出两邦交好的情谊。

山水诗虽在先唐孕育、生成,但这一时期涉及嵩山的作品并不是真正的山水诗。先唐诗人将嵩山视为诗歌情感点缀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是由当时社会对嵩山的认知决定的。先秦以来“国必依山川”^[5]的理念推进了祭祀山岳活动的开展,作为中岳的嵩山进入五岳祭祀体系中;“天地之中”的地理文化定位又使嵩山与帝王权威紧密相连,强化了嵩山的圣山崇拜意味。同时,嵩山又是佛教与道教共同繁荣的圣地。在王权正统观念与佛道思想交织的文化氛围中,承载重要文化功用的嵩山已成为超脱世俗的神圣之山。诗人也并未将视线局限于嵩山的自然景观,而是采取仰望与尊崇的态度,通过嵩山的高耸及其拱卫都城的地理位置表达社会的共同心理体验,从而赋予嵩山深远的政治文化寓意。

唐宋时期受山水诗发展高峰的驱动,开始出现以嵩山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诗歌,嵩山诗歌呈现出以下新的特征。一是以诗歌进行地理知识建构。先唐诗人在崇敬心理下与嵩山保持一定距离,唐宋诗人则在旅游活动与地理开发兴盛中亲近嵩山,将其视为可游可居的名胜。深入游赏的机会也打开了他们认识嵩山的新视角,人们发现曾经被视为政治坐标的嵩山亦具有不俗的景色:“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绝处,峦岭涧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联袂。前朝高爽傲逸之士,遗迹如昨。”^[6]再加上这一时期诗人

注重地理之学,并“以诗言地理,每于一邑古迹,一区名胜,各为一绝,自注其下”^[7]。受此影响,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探索得来的嵩山风土收获纳入诗歌表述中。卢鸿以骚体诗《嵩山十志十首》记录嵩山隐居时所见草堂、倒景台、樾馆等十景,其中既包含景观得名与风景的描写,又揭示了景观文化的内涵与心理观感。这种知识性的景观介绍同样出现在宋代诗人笔下,如楼异的《嵩山二十四咏》总结了太室山二十四峰的特色,欧阳修的《嵩山十二首》以十二个景观串联出宋人的嵩山游线。这些风土地理组诗通过构建嵩山地理知识谱系的方式,揭示出嵩山的独特风貌,将之前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的嵩山清晰地展现在大众眼前。二是拓展嵩山诗歌的情感表达空间。借景抒情是山水诗的基本写作手法,但先唐诗人的崇敬书写承载的是社会共同心理,嵩山直至唐宋时期才被赋予丰富的情感表达功能。这一时期的诗人有意识地探索嵩山参与世俗生活的新路径,颂德、隐逸、送别等情感都囊括在嵩山诗歌中。李颀的《少室雪晴送王宁》以有层次的视觉色彩营造出让人流连忘返的别致景色:“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见一峰雪。隔城半山连青松,素色峨峨千万重。”^[8]以至于临行之际,他还想驻马“举头试望南山岭”^[8],诗人通过留恋景色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岑参诗中描摹嵩山夜色:“月出潘陵尖,照见十六峰。”^[9]柔和静谧的夜景是诗人平和内心的映射,透露着他移居少室后的悠然自得。唐宋诗歌对嵩山的描绘融入多元化的日常情感,生动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嵩山的认知变迁,嵩山逐渐从神圣之地转变为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山岳。

元明清时期,诗人为嵩山题材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一是嵩山成为凝聚中州地方意识的载体。随着王朝中心的北迁南移,远离都城文化圈的嵩山题材对诗人的吸引力不如从前。但嵩山作为中州的一种代表性景观,生长于此的诗人依然对其有着较高的情感认同,在诗歌中展示嵩山成为他们宣传乡邦文化的有效方式。身在异乡的李梦阳听闻友人即将前往嵩山,便凭借记忆为其描绘嵩山的冬日风光,目见“雪后数峰青”,耳听“冰底溪元响”^[10]。为友人推荐嵩山即是李梦阳回味乡邦美好的过程,嵩山成为牵系他与中州的精神纽带,由此彰显久未归家的游子对乡邦的深沉眷恋和思念。其他中州文人如何景明、王廷相、侯方域等均均以嵩山诗歌为载体抒发乡邦情思,嵩山作为中州文化地标的意义日益突显。二是嵩山成为大一统思想的寄托。元明清时期,多

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为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嵩山的政治文化坐标意义在这种文化互鉴的契机中愈加凸显,成为多民族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素材。嵩山诗歌在彰显统治权威和中州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反映出民族融合共通的文学倾向。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玄教宗师吴全节为皇室举办斋醮,大醮长春宫后奉命致玉简于嵩山济渎。他在记录此事的诗中以嵩山之景牵引全篇,但并未具体介绍嵩山景物,而是构筑出更宏大的山岳视觉场面。诗中以“千层霄”与“控伊洛”强调嵩山的战略方位,“簇簇罗旌旗,巍巍耸台阁”^{[11]31}的叠词形容则增添仪式整饬肃穆的氛围。吴全节最后以“天朝混华夏,秩礼特优渥”^{[11]32}为诗篇作结,点明如此完备的礼制的重要目的,即祈求国泰民安,昭示元朝统治的正统性。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对中州礼制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民族融合的情感认同。如果说吴全节以嵩山宏大之貌适配国家大一统的统治思想,那么乾隆皇帝则在观赏嵩山景色时生发出民生多艰的感慨,以此宣扬他的仁政统治。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登览嵩山时作《登缙山极目》,看似记录眼前的风景,“割来太室三分秀,望去清伊一带绵。欢豫民情他阆苑,菁苳麦色我芝田”^[12],但诗歌却落脚于“孜孜求治犹多愧,无暇重翻学道篇”^[12],传达出对河南灾情的关切。多年以后乾隆于京城回忆嵩山少林景致时,仍强调他对河南旱灾的忧心:“曰忧曰慰纷吾衷,调御堂堂坐而案。”^[13]元明清诗歌中的嵩山被赋予昭示统治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了文化认同下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生态景观,更寄托着诗人对嵩山的深厚情感。

二、政治、隐逸与方位:诗歌中“嵩山”意象的内涵层累

嵩山不仅是古典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是一种常见的诗歌意象。“嵩山”意象的生成以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为基础,以诗人积极开拓“嵩山”的诗学应用空间为动力。在其发展成熟过程中,诗人除单独使用“嵩山”,还对其进行叠加创造,由此生成的多种形式共同呈现了“嵩山”意象的丰富面貌。

首先,以“嵩山”意象隐喻政治。嵩山自先秦起便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被纳入官方祭祀体系以祈求国祚安康后,嵩山便成为国泰民安的象征。历代诗人使用“嵩山”意象表达对所处时代的精神体认,尤其喜欢将与嵩山有关的祥瑞典故加入

颂扬表述中。《汉书》记载,汉武帝曾在嵩山听到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这种奇异现象被理解为对汉代大一统王权统治的服膺,由此衍生出的三呼万岁后来成为面见皇帝的祝语,“嵩呼”也被赋予了赞誉统治的意味。王褒《圣孝瑞应诗》以嵩山万岁声代表明朝祥瑞之兆:“又闻嵩山万岁祝,龟书马画清时多。”^[14]雍正《元夕》也庆贺道:“臣民语和嵩山语,喧笑声连爆竹声。”^[15]

“嵩呼”的出现为诗歌增设了独有的政治阐释空间,当天子权威与国家统治被动摇时,诗人还将其作为重塑皇权威严的隐喻表达。宣之于诗的“嵩呼”借助嵩山深厚的政治内涵,尝试在公共空间进行民心导引,既强化天子正统地位的不可撼动,也以此加深对叛乱行径的谴责。晚唐纷争中,李咸用的《煌煌京洛行》斥责朱温篡位,尾句“但听嵩山万岁声,将军旗鼓何时偃”^{[16]7381}以嵩山呼声暗喻朱温代唐称帝,以“将军”称呼他并问何时偃旗息鼓,则是对朱温放弃帝位的劝诫与期待。明清鼎革之际,遗民诗人笔下的“嵩呼”更是带着血泪记忆。张煌言在浙东进行反清活动时写道:“嵩呼恍觉炉香近,海曙还疑扇影寒。”^[17]忠贞孤臣艰难地挣扎在动荡时局中,给予他动力的是再见明朝“嵩呼”盛世的希望。在难以明言政治的时代语境中,“嵩呼”起到了暗喻复杂情绪的功能。

其次,以“嵩山”意象象征隐逸。嵩山自先秦起就有隐逸之名,避居在此的许由、巢父开启了嵩山的隐居风尚。唐宋时期的嵩山临近都城,遂成为隐居时随时与外界沟通的便利场所,能够满足诗人政治功利性的隐居目的。元明清时期的嵩山虽远离国家中心,但诗人仍将隐逸嵩山当作慰藉人生的精神寄托。故而,隐逸成为“嵩山”意象的重要文化内涵,承载了诗人对仕隐的纠结与突破。徐祯卿虽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得中进士,但仅被授予大理寺副职。他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达愤懑,但诗末“飘飘碧云绪,梦寐嵩山阳”^[18]则以想象嵩山隐居的方式消解现实困顿,这里的“嵩山”是他选择与自我和解的写照。除此之外,“嵩山”意象还可以在送别诗中代表诗人对友人归隐的美好祝愿,营造出轻松的情感氛围。如李白《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中“劝君还嵩丘,开酌盼庭柯”^{[16]1798};白居易《送张山人归嵩阳》中“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16]4812}。

如果说隐逸是名山意象普遍具有的内涵,那么“嵩山”叠加山中故事而塑造的文化符号是其独有的。诗人将许由洗耳、王子乔升仙等与嵩山相关的

故事运用于诗歌,在深化“嵩山”意象的同时,也丰富了诗歌的抒情内涵。其中,较有代表的是“嵩山”叠加卢鸿隐居的书写。唐代卢鸿是著名的嵩山隐士,开元六年(718年)赴玄宗征后成为唐朝“用劝天下”^[19]的模范,再归嵩山后居于玄宗赏赐的东溪草堂,他据此地绘《草堂十志图》,并以骚体组诗《嵩山十志十首》表达独立的人格精神。卢鸿应征后再返回嵩山的过程体现了皇权对名士归隐的宽容,象征着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后世君臣便常借此事件表达特定情绪、进行隐形博弈。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起征高启等山林隐士编修《元史》,应召后的高启非常羡慕卢鸿能够遽还嵩山:“入京遽还山,敦得縻以鞅。”^[20]很明显,这里的“嵩山”代表着高启对未来命运的期许,希望朱元璋能像唐玄宗般放他归去,他可以如卢鸿般远离权力中心。

有时,诗人也会借“嵩山”意象讽刺那些借归隐之名而汲汲功名利禄者。乾隆诗中的“嵩山”意象透露着他对高士奇耐人寻味的态度。喜好书画的乾隆在获得高士奇旧藏唐寅《嵩山十景册》后,于二十余年内多次题诗,但诗中态度有着较大不同。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题诗中单纯基于画作表示对卢鸿隐居生活的向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题诗“闻说终南捷径通,伊人隐避乃于嵩。江村题慕卢家事,前后之间同不同”^{[21]896},则表达出对高士奇的质疑。高士奇曾有羡慕卢隐士之语“尚怀高世之踪,益动故园之念”,但乾隆认为其中的卢隐士并非卢鸿,而是以隐居终南山谋取仕进的卢藏:“若士奇附势通贿,不能以义命自安,祇可同于前之藏用,而不能同后之鸿,且其自署为藏用老人,亦有不期而同者,因借卢家事讥之。”^{[21]896}乾隆还曾在其他题画诗中讽刺高士奇的志节:“原系旧臣家弃物,岂真操履守毋忘。”^{[21]382}高士奇深受康熙重用,乾隆却认为他与明珠、徐乾学等“互为党援,交通营纳”^[22]。虽然乾隆诗中的“嵩山”成为贬低高士奇的载体,但表明了后世对终南山与嵩山的隐逸认知差别,前者代表仕途捷径,后者才是真正隐居。

最后,“嵩山”与中州其他意象叠加,生成“嵩洛”“嵩少”等复合意象,成为承载特定地域文化的情感符号。就意象的使用方式言,“嵩山”属于单一意象,然“在诗学世界中,意象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显示其象,深化其意”^[23]。诗人在“嵩山”上叠加其他中州地标式景观意象,所生成的复合意象虽然兼具“嵩山”的隐逸指向,但也因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新变,不仅增添诗歌的情

感浓度,而且深化了中州文化的内涵。

从表面看,“嵩洛”指嵩山与洛水一带,由嵩山与太室山组就的“嵩少”依旧指嵩山,但二者各具深意。古代建都以山川形胜为据,宋以前的王朝定都中州者居多,嵩山与洛水正是围绕都城的标志性地理景观,因此“嵩洛”与都城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李东阳《京都十景诗序》就注意到以“嵩洛”指代都城的现象:“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胜。”^[24]苏辙亦有诗句:“他年过嵩洛,望拜裕陵旁。”^[25]后世诗人进一步赋予“嵩洛”独特的都城文化气质,宋代陈襄在诗句“千年嵩洛气,长发在元孙”^{[26]5085}中突显“嵩洛”代表的都城王权气度。南宋时期“嵩少”成为故国的重要象征,那些频频北望中州的南渡诗人将流离之痛寄予其中。陈与义《题长冈亭呈德升大光》中的“身行江海滨,梦绕嵩少麓”^[27],李处权《翁士特李似表相过小酌分题得踟躕》中的“念昔嵩少步,千层上云麓”^{[26]20388},在表达再度游览嵩山的愿望的背后寄托着他们的故土之思与兴复之愿。

元明清以来,“嵩洛”与“嵩少”指代中州乡邦情结的集体心理。嵩山、洛水、少室山是中州的独特景致,中原地区的诗人无论身在何方,这些代表景观总能触动他们的思乡之情,成为他们心灵深处的牵绊。宋莘雨后游华山时会不自觉地想起嵩山:“谷雨烂天香,风景缅嵩洛。”^[28]何景明《登勤甫楼》表达了离家已久的文人对家乡的深沉眷恋,登高远望后以嵩洛地区深沉的底蕴激励自己:“风尘此地愁回首,嵩洛他年愿不违。”^[29]元代以后,“嵩洛”与“嵩少”的诗歌表达从原先凝聚群体共识的心理期许,转变为承载特定地域文化的情感符号,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也体现了意象在情感表达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雅集、唱和与独吟:嵩山诗歌创作空间的多重功用

嵩山也是一个重要的诗歌创作空间。随着嵩山从最初的神圣之山演变为汇聚多元文化活动的场所,诗人亦将嵩山视为一个包容创作的公共或私人空间。嵩山独特的自然文化属性影响着诗人的精神风貌与创作倾向,诸多诗歌史上的微观现象也在此得以彰显。

首先,嵩山为文人雅集提供了公共空间。目前

有关嵩山文人团体活动较早的记载是久视元年(700年)的石淙诗会,由此开启了嵩山作为群体创作空间的路径。石淙诗会的发生顺应武则天嵩山封禅后的政治文化风尚。在此之前的帝王通常选择东岳泰山封禅,武则天一反常规在泰山之外另寻名岳嵩山封禅,并将其视为武周神岳,目的是为以女性身份称帝寻找合理解释,彰显即位的正统性。此后武则天经常率群臣游赏嵩山,并在嵩山东麓石淙河边修建三阳宫,在此与群臣宴饮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与李显、李旦、武三思、狄仁杰等赋诗唱和。“在宴乐场合,人会因为饮酒和眼前的歌舞表演而变得思维活跃,进而在创作上变得流畅无滞。”^[30]“像这样君臣一起大规模游山玩水题诗的活动,在唐诗史上还是首次。七律在初唐尚未成熟,这次活动不但刺激了宫廷山水诗的发展,对于七律的推广也有明显的影响。”^[31]武则天命薛曜将这些唱和诗刻于石壁上,这种由碑刻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释放出一种强烈的文学信号:嵩山是可供吟咏题写的所在。在双重影响的加持下,石淙诗会成为嵩山文学活动兴盛的起点。虽然此后较少有类似武则天时期这样大规模的君臣唱和活动,但山中的文学唱和活动未曾停歇,而是随着嵩山融入世俗生活的进程下移至文人等群体。嵩山不仅为文人交游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环境,而且促进了自身诗性文化的凝聚。文人在山岳中的交游创作以游与居为主,这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深化了其对生命自然的理解,进一步激发其创作灵感。

其次,对于登临游赏的文人而言,作为公共空间的嵩山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交游体验。嵩山兼具自然风光与深厚底蕴,可以催生新的创作灵感。追求隐逸是唐代文人在嵩山创作时的共同憧憬,当他们在山中僧侣道士交流时,对隐逸的向往更是流露于诗间。李白《题元丹丘颖阳山居》中的“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渚”^{[16]1873-1874},是他基于元丹丘嵩山隐居而发的感慨。卢纶《酬唱当寻嵩岳麻道士见寄》也期盼:“烦君远示青囊策,愿得相从一问师。”^{[16]3138}比之唐代以禅境入诗,经常游览嵩山的宋代洛阳文人团体更关注嵩山自然之态,这也是他们将文学交游挪至嵩山的主要目的,他们能够在此处脱去俗世烦忧而专注游赏。梅尧臣曾回忆明道元年(1032年)与欧阳修、杨愈等游嵩山时吟诗的场景:“夜宿岳顶寺,明月入户白。分吟露气冷,猛酌面易赤。”^[32]这种即时创作氛围驱动诗人第一时间表达游览的感悟。欧阳修的《嵩山十二首》、梅尧臣

的《同永叔子聪游嵩山赋十二题》以游山路线为创作思路,通过描绘嵩山的景色来纾解胸怀。北宋洛阳文人团体的交游形式由此可窥一斑。对于定居嵩山地区的文人而言,嵩山既是其诗歌创作的文化底蕴,又是其宣扬乡邦文化的文学途径。从北宋的李廌、陈恬等士大夫群体^[33]到清初的嵩山文学家族如傅氏、焦氏^[34],他们以诗歌唱和增加彼此的情感联系,从而形成关系紧密的诗人群体,在带动嵩山唱和诗发展的同时延续着嵩山文脉。

最后,嵩山不仅是群体创作的别样场所,也为诗人提供了独抒性情的个体空间,不断丰富他们的诗歌内容与情感表达。诗人在嵩山能够远离外界的喧嚣,从而以独处的心境倾诉身心放松后的人生真实。武则天诗作留存较少,她于嵩山创作的三首诗歌即是其传奇人生的注脚。永淳二年(683年),武则天陪同唐高宗来到嵩山少林寺,她见到母亲在世时的营建之所不由得悲从中来,以“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16]58}缅怀母亲。圣历二年(699年),已称帝却年迈的武则天再度前往嵩山,在路过王子晋庙后表示对求仙的向往,传达出她留恋人间的延寿愿望:“愿允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35]久视元年(700年),在嵩山三阳宫休养的武则天身体逐渐好转,在石淙诗会时赋诗:“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16]58}诗中快意洒脱、徜徉自然之风趣也正是她的兴致体现。武则天的际遇心境通过登嵩山而激发,诗歌饱含着温馨的亲情与自我精神,使其创作更为深刻真实。

元好问是隐居嵩山时作诗最多的诗人,近十年的隐居生活不仅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素材,而且增加了其诗作的情感厚度。兴定二年(1218年)至正大四年(1227年),因易代战乱、照管叔父遗业、缓解科举之伤等缘故,元好问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嵩山,这段时光给他带来不同的生活体验与创作启发。躬耕经历使元好问真正体会到农忙艰苦,他开始重视农事诗创作。他会因干旱后颗粒无收而自责:“如何落吾手,羊年变鸡猴。”^{[36]164}也会因及时雨而欣慰:“书生如老农,苦乐与之偕。”^{[36]219}这些农事诗是元好问乡土情怀与民本思想的体现。同时,避世中的元好问亦能够摒除外界声音,积极进行自我疗愈。这一时期,元好问诗歌中存在着思想矛盾。他一方面频频表达心灰意冷,如“一寸名场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36]119};另一方面,也会表达不甘于隐居生活的心境,如“短布单衣一幅巾,暂来闲处避红尘”^{[36]123}。这种内在冲突说明,一时的困顿并

不能击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元好问,隐于嵩山只是暂时的人生休憩,其仕进报国理想正在重新建构与强化。正大四年(1227年),做好准备的元好问离开嵩山赴任内乡县令。嵩山隐居生活成为元好问人生的重要阶段,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味:“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36]⁸⁰⁵ 隐居嵩山给予元好问重新开始的信心与勇气,而山中独吟的悠闲时光也为其诗歌灌注了充实内容与坚强力量。

四、嵩山诗歌山岳书写的文学意义

嵩山不仅是一个具有实体形态的自然景观,更是一个蕴含深厚内涵的复合文化空间。嵩山诗歌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反映了山岳书写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维度,在文化意义上揭示了嵩山从自然客体升华为文化符号的过程。

首先,嵩山融合政治、隐逸、家园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共同构建了嵩山文学书写的基调,成为嵩山文脉绵延不绝的动力。在先秦以来山岳崇拜文化的加持下,嵩山一开始便承载着象征国家统治权威的文化内涵。不论是否处于政治中心,嵩山始终是历代王朝彰显正统性的重要地标。嵩山自先秦起便享有隐逸之名,其独特的山水景致和深邃的文化底蕴,不仅在客观上满足历代隐士的生活需求,更成为人们寻求心灵慰藉的精神寄托。根植于中州深厚土壤的嵩山文化,滋养了无数本土文人墨客,使“嵩山”这一意象的家园意味进一步凝聚。正是因为嵩山具有政治、隐逸、家园等多重内涵,带有不同表达目的的诗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契合点,通过嵩山深厚的文化内涵不断拓展诗歌的情感表达空间。这不仅使嵩山在古代诗歌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体现出不同时期人们对嵩山多元文化的认同,由此不断推动嵩山文脉的历史演进。

其次,嵩山诗歌反映着山岳书写的演变历程。先唐时期嵩山作为诗歌开篇起兴的元素,唐宋时期书写嵩山的诗歌数量增加、形式不断丰富,元明清时期嵩山诗歌在延续创作传统的基础上突显地方意识与大一统思想。嵩山诗歌中表达的情感非常丰富,除了崇敬之情,还包含着以嵩山为媒介所感发的复杂情感。这不仅意味着嵩山诗歌书写对象的下移,也体现出古代人们的山岳认知趋势,即“从以恐惧、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的审美情趣”^[37]。嵩山诗歌及其他山岳诗歌既是神性的山岳逐渐融入世俗生活的重要表现,也是助

推这一过程的文化力量。诗人在与山岳亲近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山岳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并巧妙地将这些内涵融入创作。随着诗歌的广泛传播,山岳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进而植根于民族的心理土壤中,成为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嵩山诗歌的演变过程,既是山岳书写从崇敬到多元审美历程之缩影,也是山岳认知变迁的文学表现。

最后,嵩山诗歌体现了山岳书写的多重维度。以山岳作为诗歌题材,不仅顺应了山水诗的演变节奏,又因山岳文化的独特属性而产生新变。自山水诗问世以来,其在外部时移世变与内部理论更新中演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山岳诗的文本呈现。就历时书写演变而言,受山岳观念转变的影响,人们对山岳的形象建构逐渐从具有神性的世外之山转化为融合多元文化、能够承担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诗人笔下的山岳逐渐掀起神秘而崇高的帷幕,成为包容多样情感的诗歌创作载体。就不同山岳诗歌书写而言,由于山岳文化特质的丰富多样性,其创作内涵亦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诗歌的情感渲染与结构形态上,更体现在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等方面。因此,在分析山岳书写时,需考虑其文化特质的差异性,以全面系统把握其创作特点和艺术价值。山岳从实体存在转变为文学意象的过程,也是自身文化特质不断积累、诗歌艺术形式不断演变的结果。山岳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之一,“如果说‘历史是民族的史诗’,那么山岳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史诗”^[38]。山岳文学意象的生成有赖于山岳文化的累积,诗人通过深刻理解和感悟山岳的特质,将其融入意象的创造中。“嵩山”意象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其内涵始终基于嵩山所承载的崇高精神以及积极向上、文化关怀等核心价值。与此同时,权力转移、社会变迁、叠加创设等因素也推动着“嵩山”意象内涵与形态的变化,不断增强其表达活力、拓展其应用空间。在多重影响中生成的山岳意象具有复杂属性,应用于诗歌中无疑丰富了作品的情感维度。山岳的独特地理风貌与文化底蕴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这种与日常生活迥异的体验使他们的心灵得到触动与启迪,不仅促使诗人个体的创作风格发生转变,而且丰富了山岳诗歌书写的面貌。从空间维度研究山岳书写,亦“能够还原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文学史场景,重现更为具体的文学史的原貌”^[39]。

综上所述,山岳与诗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山岳为诗歌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和内在的情感刺

激,诗歌的发展演变推动了山岳文化的累积和传播,使山岳诗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入探讨诗歌中的山岳书写问题,不仅有助于拓展诗歌与山水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丰富古典文学图景,而且能够挖掘山岳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山岳诗歌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参考文献

- [1] 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
- [2] 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1219.
- [3]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553.
- [5] 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28.
- [6] 丹渊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0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772.
- [7] 舒大刚.宋集珍本丛刊:第108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4:187.
- [8] 赵星.嵩山诗选[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50.
- [9] 廖立.岑嘉州诗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55.
- [10] 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20:2023.
- [11] 杨镰.全元诗:第2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2]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御制诗二集[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445.
- [13]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御制诗五集[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1014.
- [14] 袁表,马炎.闽中十子诗[M].苗健青,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425.
- [15] 冯术林,冯春江.雍正诗词集注[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51.
- [16]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7] 张苍水全集[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5.
- [18] 范志新.徐祜卿全集编年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26.
- [19]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20.
- [20] 高启.高青丘集[M].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2.
- [21]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御制诗四集[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
- [22] 清史列传[M].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694.
- [23] 杨义.杜诗复合意象的创造:上篇[J].中国文化研究,2000(2):88-97.
- [24] 李东阳.李东阳集[M].周寅宾,钱振民,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391.
- [25] 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906.
- [26]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7] 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759.
- [28] 宋鞏.宋鞏全集[M].刘万华,辑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418.
- [29] 何景明.何大复集[M].李叔毅,等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460.
- [30] 柏红秀.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80.
- [31] 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
- [32] 朱东润.梅尧臣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64.
- [33] 严维哲.“嵩山记忆”:北宋许党士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成因[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1):73-82.
- [34] 扈耕田.清代前期的嵩山文人群体初探[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21-126.
- [35]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91.
- [36] 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7] 段义孚.恋地情结[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05.
- [38] 何平立.崇山理念与中国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1:608.
- [39] 朱万曙.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维度”[J].文艺研究,2021(10):59-68.

Theme, Image, and Space: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he Mountain Writing in Songshan Poetry

Wang Li Hu Quanzhang

Abstract: The mountain writing in Songshan poetry reflected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poetry and mountains. The poet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nstructe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edigree of Songshan Mountain and expande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function of Songshan Mountain through the depiction and chanting of Songshan Mountain. The poets of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idea of writing unity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Songshan, so that the pattern of Songshan poetry was fixed. In the poet's repeated writing, "Songshan Mountain" became a common poetic image, which had the dual connotation of politics and seclusion, and the images such as "Song Luo" and "Song Shao" became the symbols of Zhongzhou culture. Songshan Mountain provided a public space for the literati. For the literati who visited Songshan Mountain, it had a different social experience from other places, which was not only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ir poetry creation, but also the way to promote the local culture. Songshan Mountain also provided the individual space for poets to express their temperament and enrich their poetic conten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ime and space, Songshan poetry not only highlighted the literary attributes of Songshan combining politics, seclusion and home, but also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mountain poetry writing, showing the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untains and poetry.

Key words: Songshan Mountain; mountain poetry; theme; image; space

责任编辑:采薇